

# 年味绵长，岁月沉香

□赵家栋

时值腊月，岱下红门路上，大红灯笼，点亮人间不夜天，环山路梅园、虎山公园，花香袭人。“十五五”规划开局之年，神州大地，活力迸发，希望升腾，处处充满勃勃生机。

“小孩儿小孩儿你别馋，过了腊八就是年”，站在这熟悉而又陌生的时光交汇点上，我想起儿时盼过年的童谣。

流年似水，转眼我离开故乡50多年。每当新春来临，归心似箭，那份对家的思念，对逝去岁月的怀念，犹如和煦的冬阳，明亮而温暖。

“新年到，闺女要花，儿要炮。”故乡童谣里的女孩子，过年希望辫上扎绢花，男孩子希望兜里装满鞭炮。今高铁泰安站南六郎坟社区，农历逢五、十为集。童年时，一过腊八节，我和发小常结伴或缠着大人去赶集。古老沿河而居的六郎坟村，东西长、南北窄，集市大街一里许。农历腊月二十五，六郎坟赶大集，商贩吆喝声、鞭炮声，此起彼伏。

20世纪五六十年代，村上人赶集大多只买两挂鞭炮，一挂除夕放，一挂拆开分给孩子们零放，听那又爱又怕的响声。除夕放鞭炮，乡音“发码子”，通常在夜半或凌晨进行。辞旧迎新的乡音，希望新的一年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、家人平安。

故乡人，腊月二十三过小年，家家户户忙着扫屋除尘、贴春联，杀鸡、宰羊，蒸

糕做豆腐等，准备供品和年饭。那时物质不丰富，我的快乐简单纯粹，盼除夕夜守岁，正月初一早起，吃罢寓意肃静安宁的素馅饺子，穿上新衣，跟上兄弟姐妹，到同族的爷爷奶奶、叔叔大爷、婶子大娘家去拜年，一圈儿下来，口袋内糖果、瓜子满满。晚上到村露天广场看大戏，老老少少，或坐或站，欢乐无比。

初二、初三串门走至亲，在外工作的舅舅、姐夫给我压岁钱，这是上小学的我最高兴的事。有了压岁钱，寒假过后，开学不用再和父母要学杂费。

1988年，改革开放进入第十年，在祖国大西北戍边的我，转业回故乡。是年除夕，我和两个弟弟的家人到岱下“南山北、西岭东、东岭西”的小山村，陪父母守岁吃团圆饭。满满一桌饭菜，父母得准备好多天，除此之外，还有白酒、红酒、啤酒、雪碧、可乐，这是我1970年12月参军后，首次与全家人在一起过年。酒过三巡后，我儿子作为长孙，代表晚辈给我父亲敬酒。斟酒时，头杯点到为止，随后一次比一次满，寓意步步高，生活一年比一年好。

点到为止的酒，喝了“双喜”、喝“四季发财”，喝到“六六大顺”时，年近花甲的父亲，把斟满的酒一口喝干，声称：年后搬家上果园，不挣个“万元户”不下山！

20年前，勤劳一生的父亲病逝。每年除夕，无论多远多忙，我和两个弟弟的家

人，都会回乡下，围坐在娘的身边，共享那顿意义非凡的年夜饭，家的团圆与温馨，让我们好像又回到无忧无虑的童年。

5年前，母亲去世。父母健在时，人生尚有来处和依靠；父母离去后，人生便只剩下走向终点的路途。

回顾过往，我们都为生活而奔波。如今，大弟年届古稀，和媳妇儿在北京帮女儿带娃；小弟年近花甲，和爱人在济南为闺女看孩子。今年春节，虽然我兄弟三个又天各一方，不变的是对家的思念和对亲情的珍视。

年味绵长，岁月沉香，它藏在火红的灯笼中，融入了家家户户的欢声笑语里。

改革开放后，我的父老乡亲，生活如顺稍吃甘蔗——一节更比一节甜，平安、幸福，是我们共同的心愿。



## 书香盈年滋味长

□丁兆永

腊月的风里已透着年味的暖了。街市一天天喧嚣起来，人们提着大包小裹，脸上是忙碌的喜悦。我也在备年货，只是我的年货有些不同——那是一箱箱从网上订来的书。当快递小哥把沉甸甸的箱子搬进门，那份期待，竟比儿时盼新衣裳还要雀跃几分。

拆开纸箱，新书特有的油墨香混着纸张的草木气扑面而来，清冽又踏实。我将它们一一请上书架，心里便满了。这个寒假，我的世界将安放在这些或厚或薄的册页之间。

晨光初透时，我已在书房。冬阳斜斜地穿过玻璃，在书页上投下温暖的光斑。手边是一杯清茶，热气袅袅，与书香交织，分不清哪一缕更熏人。午后，餐桌收拾干净，摆上两本闲书，就着窗外偶尔响起的鞭炮声读下去。最妙是黄昏，移步阳台，躺进那把老藤椅里，就着天边最后的霞光，字句都染上了玫瑰色。夜里，床头灯晕开一小圈暖黄的光，翻书声沙沙，成了最好的催眠曲。日子就这样，被书香浸润得饱满而安宁。

这些书带来的，是世间百味。

那酸，是读鲁迅《朝花夕拾》时，心头泛起的微涩。他忆故乡的蔬果，忆长妈妈，忆藤野先生，笔底温情之下，总透着时代与个人命运的苍凉。读到“仁厚黑暗的地母呵，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”，鼻子便是

一酸。那是对逝去之美的挽歌，是对故土深情的回望，酸楚里，有人间至味。

甜，自然是汪曾祺先生给的。一本《人间滋味》，写吃食，也写人情。他写高邮的咸鸭蛋，“筷子头一扎下去，吱——红油就冒出来了”，家常话里透着活色生香的欢喜。读这样的文字，仿佛能尝到咸蛋黄的沙糯、香，能看见老先生笑眯眯的眼。这是生活本身的甘甜，朴素，扎实，暖老温贫。

苦与辣，须得余华的《活着》。福贵的一生，像一副熬到极浓的药，苦得人心里发紧。但就在那无边的苦难里，却有一种倔强的、辣人眼泪的生命力。他失去一切，却还活着，还在阳光下讲述。这苦里淬炼出的坚韧，有一种灼人的辣，烧得人清醒，教人珍惜手边平平常常的暖。

至于咸，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《罪与罚》里，拉斯柯尼科夫额头的冷汗，是灵魂撕裂时淌下的泪。那咸味沉重，是道德的盐粒，撒在精神的创口上，痛楚，却也防腐，促人深思罪罚、救赎与宽恕。合上书，仿佛自己也经历了一场大汗淋漓的精神跋涉。

书香里的滋味，何止五味？它们调和在一起，便成了生活本身醇厚悠长的底蕴。读着，想着，我也忍不住提起笔。在日记里记下片刻触动，或尝试着写下自己的故事。文

字从心里淌到纸上，那一刻，我既是读者，也成了作者，完成了与那些伟大灵魂的低声交谈。

年，一天天近了。邻居家腊肠挂满了阳台，孩童的新衣鲜艳夺目。我的年货，静静地立在书架上，却让这小小的家，显得无比丰盈。有书的日子，心是满的，踏实的。那些字句搭建起一个无限广阔的世界，足以安放所有思绪与梦想。

窗外，偶尔有零星的烟花升起，“嘭”的一声，绽放在夜空。我收回目光，落在手中未合的书上。墨字静默，却仿佛有温热的脉搏。我忽然觉得，这书香，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爆竹？它在我们心里无声地炸开，绽放出光，照亮认知的角落，驱散精神的蒙昧。

夜已深，我轻轻合上书，按熄台灯。黑暗中，仿佛仍有淡淡的纸墨气息在浮动。我知道，明日醒来，第一眼看见的，还会是床头那摞沉默的伙伴。旧年将尽，新年即来，在这寻常而又珍贵的假期里，我用最朴素的方式——阅读，为自己备下了一份最丰盛的年礼。

书香盈室，便是岁月静好；滋味绵长，即为人生清欢。且让这缕香，伴我走进新的一年吧。明朝晨光里，再翻开新的一页，生活与文字，都将继续。